在争议中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迎来转机

奥运之眼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13天前，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只有少量奥运相关人士和媒体在静候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到来，体育场对面的居民楼里，民众自发在窗户上贴上“东京2020”，舞动身体为奥运欢呼，可与此同时，一群抗议者用高音喇叭传出的“不要奥运会”，也将本届奥运会的特殊和艰难真实展现。

组委会并未打开音乐或用其他方式试图“掩盖”，而是静待开幕时间到来，灯光转暗，全场掌声响起，一束光从体育场左上角射入场内，将全世界目光再度拉回到奥运本身。

如今，主火炬台的圣火已经点燃了13天，抗议声已消失，而新国立竞技场和门口的五环标志依然保持着高人气，成为民众争相打卡的奥运景点。

日本民众态度转变背后是对体育的共识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根据《朝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日本民众认为东京奥运会无法“安全安心”地举办。

面对民众的反对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恳请日本民众可以欢迎并支持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日本民众可以相信这届奥运会会安全举办。我们也有信心，等日本民众看到日本奥运选手的出色成绩，他们对奥运会的态度或许会有所转变。”

转变在悄然出现。奥运会开幕当晚，开幕式在关东地区的收视率达56.4%，远超2016年里约奥运会在该地区23.6%的收视率，且已接近1964年东京奥运会61.2%的数据。与此同时，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奥运衍生商品购物网站服务器在开幕式当晚也因访问次数过多而瘫痪，且次日依然不稳定。

互联网上“奥运会”也热度不减，为日本夺得首金的柔道选手高藤直寿、夺得女子滑板金牌的小将中山枫奈等日本奥运选手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举办东京奥运会真好”取代了“终止东京奥运会保护生命”，逐渐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新的“东京奥运话题”。

多家日媒得出结论称：“一部分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看法出现新变化。”

“这里总是大排长龙，就是为了和奥运五环合影。”奥运会徽章收集者竹野几乎每天都会守在新国立竞技场门口，手里高举着“交换徽章”的牌子，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收集奥运会徽章的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每届奥运会都会有一批像他一样“追奥运的人”，他们以徽章为媒，在拇指大的一个个小金属块儿上“环游世界”，“只换不卖”是奥运徽章收集者的原则，“如果想知道我更多的故事，用一枚中国队的徽章跟我换，毕竟，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个机会我可多等了一年呢。”

“实际上，日本人对奥运文化有很高的认同感。”日本《读卖新闻》奥运专栏主笔肖金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在日本，运动员本身就是被崇尚的职业，尤其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选手，经常会受邀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已成为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而企业招聘时，有体育特长的员工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体育能塑造人的韧性，培养意志品质，加强集体荣誉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日本对体育的重视，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有紧密联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陆小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奥运会逐渐被有意识地视为在国际政治中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场合，因此，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仅仅是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标志，也承载了其重塑国家形象的重任。

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奥运会前线上发布的“奥运遗产”资料可见，基于1964年奥运会的契机，日本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跨越。日本战后多为低矮建筑，1961年更改了建筑基准法关于层高的限制，自此，开启了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超高层年代；新建、改建场馆30余个，包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等一批奥运建筑至今依然是东京都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最重要的还是东京奥运会召开的前10天，“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作为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一度成为日本的标志。

亚洲作为举办地的首次奥运会，东道主日本以16金5银8铜的成绩在奥运奖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美苏。在因日美《安保协议》而产生了严重分裂的社会背景下，陆小聪表示，“这届奥运会将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起来。”这是日本人“金黄色的回忆”，也是他们在奥运会上收获体育文化基因的开始。

疫情下的奥运会意义将超越体育本身

原本日本期待在2020年“重现1964年奥运会的辉煌”。但新冠肺炎疫情突至，日本迎来了奥运史上首届被推迟的奥运会，随着疫情严峻化，日本政府始终就是否中止举办奥运进退维谷，最终只得在开幕前无奈选择空场办奥运。

据共同社称，自7月1日以来，奥运相关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的数字为327人。虽然日本针对海外入境的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士采取的“防疫泡泡”政策屡遭质疑，但奥运会仍在顺利进行，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日本民众在开幕前对疫情大面积扩散的担心。

“一届无观众的奥运会到底能进展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到目前来看，奥运会所承载的宣传奥林匹克价值、运动员精神的作用得到了展现，奥运会如果能顺利完赛，国际社会一定会给予在逆境中成功办赛的东道主正面的评价，有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提升。”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如果本届奥运会能成功举办，将能起到和1964年奥运会相近的作用，“1964年的奥运会帮助日本全面复兴，而这届赛会同样是在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之后，以及处于疫情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能成功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赛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东道主的形象。”

肖金德注意到，疫情出现后，日本的街头出现最多的是蔬菜商店以及体育培训班，有的指导儿童体育训练，有的则为喜欢排球的妈妈们提供教学，“群众锻炼身体的需求更加旺盛。”在他看来，东京奥运会是自疫情全球暴发以来，首个聚集了世界各地人员的盛会，在经历封锁国境、阻断国际人员正常交流后，这里将成为一个现实的平台，让人们探索如何在疫情常态化下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回归正常的生活。例如，曾经对奥运会充满期待的旅游业经历筛淘，但奥运会刺激下，新的业态或将迎来机遇，“如果奥运会能顺利完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日本民众抗疫带来信心，同时在全球率先给日本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思考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现在的年轻人和上世纪60年代的人对奥运的期待不同。”肖金德表示，年轻人需要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尤其在疫情阻断了全球人员往来的情况下，奥运会就成了能让世界产生交流的珍贵场所，在这里，日本的柔道选手展现了从欧洲学习归来后对传统的改良，苏炳添、王春雨等中国选手也屡次提及突破背后外教的助力，菲律宾首枚金牌背后也有中国举重教练的支持，对年轻一代运动员而言，奥运会是真正能与世界接轨的珍贵赛场。

“除了小将，吕小军、巩立姣等一批老运动员也纷纷突破，他们仍能坚持在场，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在提升，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在延长。如果奥运会没有举办，他们也无法完成不断的自我挑战。”钟秉枢表示，如果全球疫情持续常态化，“空场比赛”“回归对人的关注”等本届奥运会上凸显的特点将会在此后的赛会中延续，尤其在特殊情况下，全球更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时刻，奥运会就不再只是体育的盛会，更是希望的盛会。”

本报东京8月4日电

8月4日，中国组合黄雪辰/孙文雁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亚军。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刘占坤/摄

花游老将摘银无遗憾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一套惊艳全场的“蛇”舞完成之后，黄雪辰/孙文雁得到了96.9000的高分，稳稳地将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银牌收入囊中。这是31岁的黄雪辰与32岁的孙文雁最后一届奥运会了，在走下赛场的那一刻，孙文雁叫住黄雪辰，对着转播镜头做了一个比心的手势。7年前，2014年仁川亚运会，那时刚刚搭档的孙文雁、黄雪辰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获得了双人项目金牌，当时，孙文雁与黄雪辰对着镜头做了“比心”。“那是一次开始，这是一次结束。”孙文雁动情地说。

已不知道这是俩人的第几块银牌了，自中国花样游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跻身世界第一档次队伍之后，面对花样游泳的绝对霸主——俄罗斯队，中国姑娘们始终难以超越，但世界第二的位置却稳定下来。

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黄雪辰，见证了中国花游一路的成长，说到今天的这枚银牌，她既感到满意，又略有遗憾，“毕竟不是第一块银牌了，当然希望成绩能再往上一点。”

但两位老将能再次站在奥运赛场上已非常不易。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黄雪辰不停地按摩自己的腰部，常年的专业训练，早已让她们伤病累累。而且两位老将都是在退役后再度回归，特别是黄雪辰还有个3岁的女儿。

回想起作为一名妈妈选手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艰难，黄雪辰举了自己减肥的例子，“因为怀孕生孩子导致我增重太多，减肥必须进行。我早上12点之前喝一点水，略吃一点东西，之后就不吃不喝。节食之外，还要保持大运动量训练和蒸桑拿。最多的时候，一天减了4公斤。”但是身体的不适令人难以想象，黄雪辰说自己当时连洗澡水都想喝。

花样游泳选手需要极强的憋气能力，这个训练过程既痛苦又危险。回顾十几年的国家队经历，黄雪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搭档孙文雁在一次憋气训练时险些发生意外，但对于孙文雁来说，那些往事早已是自己花游生涯的一部分，可以一笑了之。

背负着中国花游不断向上突破的梦想，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两位老将终于走到了将要交棒的时刻，再过3天， 在完成本次奥运会花游集体项目比赛之后，两位老将就将完成自己花游生涯的奥运使命，孙文雁说，“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没有任何遗憾”。

黄雪辰自豪地说：“我们与俄罗斯选手的差距已越来越小，我们这一代运动员超越俄罗斯选手还有些难，但我们已经把台阶搭好了。”两位老将渴望看到，年轻队员能够早日实现中国花游的奥运金牌梦。

本报东京8月4日电

为了奥运 中国滑板“从零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奥运会历史上首个滑板女子碗池项目的赛场，23岁的张鑫今天代表中国选手亮相，虽最终未能进入决赛，但与各国滑板高手同场竞技还是让张鑫有所收获，她已开始准备学校的论文选题《中外女子滑板碗池项目发展的比较》。

8月4日，中国选手张鑫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先进入决赛，再争取更好的成绩。”张鑫在赛前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如果把愿望放到4年前，她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是毕业后做个啦啦操教练或当体育老师，“从未想过自己离奥运会这么近。”

2016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棒垒球、空手道、滑板、竞技攀岩和冲浪等5大项目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传闻成真，其实有些意外。”黄强记得，这是中国滑板为备战奥运“白手起家”的启动键。

2017年，作为中国轮滑协会秘书长，黄强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面向群众体育的部门突然要为一个全新的项目进行奥运备战，不仅没经验，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通常竞技体育项目的备战，需要专业教练组、科研和医疗保障团队、训练基地等，可当时于滑板项目而言，“一切从零开始”。

黄强回忆，为了备战，跨项选材就成了一条推动中国滑板运动发展的“捷径”。张鑫和本次闯入女子街式奥运决赛的曾文蕙均是通过跨项选材加入滑板的。2017年，作为南京体育学院表演专业啦啦操专项的学生，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张鑫，抓住了滑板递来的橄榄枝。

啦啦操项目中对身体的控制、协调能力以及空中的感觉让张鑫很快在碗池项目上找到优势，但进入正式训练后，站在碗池边上“要下45米”，一度让张鑫情绪崩溃。可这是她成为碗池选手最关键的一步，无法逃避。慢慢尝试下，她挑战成功，也认识到了自己还有未知的潜力。

与张鑫一样，黄强也在不断试错中慢慢接近滑板。当时国内没有场地，在体彩公益金支持下，15个省份出现了15块场地；想组织比赛，但项目没有竞赛规则，在滑板圈内人的助力下，2017年5月便探讨出了一份项目规则：滑手很少有专职教练，通常会根据圈内高手的视频不断练习，可奥运备战，必须有专业的教练作保障；最关键是，滑板的比赛场地鲜有统一标准，每次大赛的赛场设计也是‘创意’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了田径场400米跑道，足球12码罚球点，但滑板赛场很少有固定的标准，这也是项目一大特点。”黄强表示，每次比赛场地的设计图也不会提前很早公布，为的是降低给选手‘模式化准备’的机会。

为了让中国选手的滑板呈现不只有技巧，张鑫等队员得到了赴美国训练的机会，“洛杉矶的场地非常多，一个小镇上都有好几块场地，形式多样，非常利于训练。”黄强记得，最关键是当地的滑板文化和氛围，能让从其他项目跨项过来的选手直面滑板的魅力，也懂得这项运动最可贵的创新能力。

害怕奥运会让滑板文化“变质”正是民间滑手们发自内心的担忧。随着对滑板项目了解的增加，黄强强调，不同于其他奥运项目有高度统一的标准，滑板除了看中技术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还看中选手的创意和风格，而这一部分，虽然是容易产生主观影响的空间，更是滑板“街头文化”不可退让的阵地，“可以看出来，国际奥委会在维护滑板文化内核方面作了不少努力。”

在确信和怀疑间徘徊，这也是张鑫长期面临的困境。直到雅加达亚运会上，她出乎意料地拿到了铜牌，创造了中国滑板在亚运会上的历史，张鑫才在内心认定这是其滑板生涯的明确起点，而此时，她练习滑板才8个月。

“其实我们和很多高水平选手还有差距。”张鑫时刻都在寻找学习的机会，例如在美国训练期间，滑手们在各种各样的道具上翻飞，炫目的技巧外还能瞥见颇具创意的“神来之笔”，这种融入身体的“临场发挥”往往能获得满堂彩。震惊之余，张鑫也开始尝试自己的演绎。

同样，在全新的竞赛舞台，中国选手的出现，让很多国际资深滑手也感到新奇，“她们会问我们滑了多久，知道答案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2021年5月，最后一场奥运积分赛结束，张鑫在滑板奥运排名进入全球前20位，成功闯入东京奥运会。

尽管，滑板让塞满衣柜的连衣裙变成宽松T恤，喜爱的长靴只能在休息日为了“仪式感”才能出现，但4年间磨坏的数百双滑板鞋和为了当专业选手而放弃爱吃的猪肉，张鑫已经在细枝末节的改变中作出了选择，“我希望能在奥运赛场有所突破，也希望今后能在滑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本报东京8月4日电

8月4日，中国队员张鑫在女子滑板碗池资格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孤独的泳者辛鑫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公开水域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上，2019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辛鑫名列第八，她对这个名次有些失望，但她已经尽力了。

作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第四名和2019年世锦赛冠军，辛鑫的目标当然是为中国赢得历史上第一块公开水域的奥运奖牌。她今天在赛后表示，自己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训练中，曾游出过近几年的最好成绩，因此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不过，公开水域的游泳比赛绝不像室内游泳比赛那样，运动员只需游出最快的速度就行。

近一段时间，高温酷暑席卷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举办马拉松游泳的比赛场地——台场海域，更是高温、高湿。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上午女子马拉松比赛进行时，这里的体感温度高达42摄氏度。辛鑫在比赛中，游前面三圈时，每圈均在补水点补水，但在后四圈，为了不影响比赛成绩，大多数选手已经不再补水，她们冒着脱水的危险游完全程，辛鑫也不例外。

台场海域的污染问题最近也频频上新闻。因为紧靠东京市区，台场海域的水体污染较重，之前在这一海域进行的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部分选手就因无法忍受恶臭的水体在上岸后呕吐。辛鑫之前在训练时也发现，这片海域里有很多不知名的虫子会附着在运动员身上。

高温、水体污染、水中生物，看起来每一项都让常人生畏，但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要面对的挑战还不止这些，他们还要直面运动员之间的水中‘搏杀’。

公开水域不分泳道，马拉松游泳运动员在比赛时都是挤在一起游，为了争夺有利的位置，选手之间的肢体接触不可避免。运动员被打掉泳镜、被对手扯破泳衣、四肢被抓伤的事情在马拉松游泳比赛上司空见惯，但裁判只能凭主观判断运动员的哪些肢体接触行为属于违反规则。

辛鑫今天在比赛中一度排名第三，但在临近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时，辛鑫与最后获得铜牌的澳大利亚选手卡琳娜·李发生较明显的肢体接触。辛鑫被判罚黄牌，卡琳娜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按照公开水域马拉松游泳的规则，运动员第一次违规领受黄牌，第二次违规领受红牌，就会将被直接取消比赛资格。辛鑫表示，“因为在临近冲刺阶段领到黄牌，而且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领到黄牌，导致自己在游速和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

这一判罚对辛鑫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由于马拉松游泳比赛中选手之间的肢体接触不可避免，领受一张黄牌之后，辛鑫只能更多地采取避让其他选手的办法。

辛鑫的排名也开始下滑，从最高时的第三位落到了最后冲线时的第八位。

作为一名公开水域的马拉松游泳选手来说，她早已习惯了上述的种种挑战。不过，就中国的女子马拉松游泳项目而言，辛鑫还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开水域马拉松游泳项目直到2008年才进入奥运会，因此，中国开展这一项目很晚。其实，辛鑫也是从泳池转到公开水域。2012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上，辛鑫曾获得过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女子1500米自由泳季军。但那也是辛鑫作为单纯的泳池游泳选手在国内外重要比赛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2013年全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女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的辛鑫同时兼项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并且也夺得了冠军。但当时，外界并不是太看好辛鑫的这个选择。因为中国公开水域的竞技水平较低，辛鑫的兼项无疑是选择了一条艰难且前途未卜的道路。

在教练金浩的指导下，能吃苦、意志顽强的辛鑫，在女子马拉松游泳项目上突飞猛进。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她一鸣惊人获得第四，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上，她更是一举成为中国游泳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水域世界冠军。

不过，直至今日，在整体水平依然较低、运动员人才厚度明显不足的中国公开水域项目上，辛鑫仍然是唯一的世界级选手。

今天的比赛，虽然最终的名次有一些遗憾，但对于25岁的辛鑫来说，仍有继续追逐奥运梦想的机会。

本报东京8月4日电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33元 零售：每份1.8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74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